

烽火中的抗战舞蹈

■应杰 张宇婷

★ 硝烟中的灯火

抗日战争期间,舞蹈艺术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深深镌刻在民族抗争的记忆里。抗战时期的舞蹈创作,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蓬勃发展起来的,汇聚了军队文艺工作者、爱国舞蹈家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

战斗在一线的军人群体是抗战舞蹈创作的主要力量。作为战场亲历者,他们的舞蹈创作根植于战斗实践,将军事动作艺术化,形成了极具震撼力的身体语言。比如八路军第120师战斗剧社创作的《太行山舞》,将行军、作战等军事动作融入舞蹈编排,生动展现了敌后抗日战场激烈的战斗场景,极具现场感染力。曾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演员的栗茂章,在回忆这部作品时提到:这个舞蹈很写实,扮演八路军的演员和扮演日军的演员,在舞台上真刀真枪地拼。

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的《过难关》、冲锋剧社的《游击队舞》、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的《烽火舞》等作品,用富有冲击力的肢体语言将官兵在战斗中的英勇无畏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作品来自于战场、为战斗服务,也成为军民之间搭建情感共鸣的桥梁。

1939年9月,陈庄战斗打响。数日激战中,八路军第120师主力包围了日伪军,歼灭敌军千余名。与此同时,其

师属的战斗剧社在距离战场非常近的地方演出。官兵从前线下来之后,就可以去观看演出。有一次,这边的舞台上正演到战斗的情景,不远处的战场上恰好传来激战的枪声。那边炮火轰鸣,这边豪情振奋。这种战地演出,极大鼓舞了官兵的战斗热情。

国难当头,吴晓邦、戴爱莲、梁伦等爱国舞蹈家分别创作了《游击队员之歌》《东江》《卢沟桥问答》等诸多经典舞蹈作品。他们将抗战意志融入舞蹈动作,让这些作品既保持了艺术的专业水准,又深刻契合了民族情感,凝聚了抗战力量。

其中,戴爱莲的《思乡曲》塑造了战争背景下失去家园的女性形象;吴晓邦创作的《饥火》通过饥饿者的身体意象揭示社会矛盾,《游击队员之歌》则生动展现游击战术的智慧。

1937年,吴晓邦加入救亡演剧队,在一次演出中看到队员和群众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气势磅礴的现场,让他深受震撼。他当即依据歌曲意境创作了同名舞蹈。当时舞蹈排好后,他向剧团借了一件深色上衣、一条黑色裤子和一条腰带,赤着脚就上台演出了。后来在回忆那段烽火岁月时,吴晓邦说道:“过去的几年里,我完全沉溺在个人的舞蹈活动中,几乎与世隔绝。但是这燎原的战火像在焚炙我的心,激励我走出那艺术桃源,奔向抗日行列。”后来,这个舞蹈在南昌演出时,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前后演出了5场。台上下齐声高歌,万众一心,创造了舞台演出的奇观。

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者针对民间

舞蹈简单易学、参与度高的特点,对根植乡土的艺术形式进行了“革命化改造”。以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的代表作品《霸王鞭》为例,该舞蹈由剧社演员郑红羽创作,借鉴“打花棍”形式,融合多种民间艺术元素改编而成。

1941年春节,郑红羽随抗敌剧社赴完县(今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一带进行演出,正逢当地开展“闹红火”民间文艺活动。其中一种名为“地平跳”的表演形式格外引人注目:一群孩童身着戏服,中间领队的女孩头戴罗帽,手持缀有铜钱的花棍,且跳且唱。这一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活泼新颖的表演形式,立即引起郑红羽的注意。他迅速汲取“地平跳”的形态与动作语汇,创作出舞蹈《霸王鞭》。

《霸王鞭》表演常根据宣传需要加入歌唱或快板,演员还可根据主题变换队形,排出不同字样。抗敌剧社舞蹈演员宣海池擅长打花棍,郑红羽专为其编排了霸王鞭“十七打”,从上、下、左、右、前、后不同方向,以不同姿势连续击打17下。该作品首次演出于乡村打谷场上,晋察冀军区机关领导在聂荣臻司令员带领下观看演出。时值“皖南事变”,郑红羽以民歌曲调填词,抒发了广大军民的强烈愤慨。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新秧歌运动”蓬勃兴起,《兄妹开荒》《刘顺清》等秧歌剧相继诞生。这些作品融合秧歌等多种艺术形式,把我军的战斗与生产生活事迹转化为歌舞叙事。

1943年春节,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人山人海,军民齐聚一堂,共庆新年。

在此盛大联欢中,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演出了新创排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该剧由王大化、李波、羊路由编剧,安波作曲,以陕北民间艺术为基础,生动展现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热火朝天。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们将传统秧歌中的“伞头”形象,替换为手持斧头、镰刀的工农形象,将传统的民间娱乐转变为主题鲜明的“斗争秧歌”。《兄妹开荒》演出时,演员们演到哪,老百姓跟到哪,甚至主动参与到抗战宣传中。

抗战时期的舞蹈不仅聚焦国内军民生活与政策宣传,还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如作品《开辟第二战场》,聚焦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反法西斯第二战场的情景,鼓舞了军民同心抗战的坚定信心。

从宏大的历史与文化视角来看,抗战舞蹈拓宽了人民文艺的实践范式。文艺工作者创造性地将古典舞、民间舞蹈资源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实现了为人民而舞,为抗战而舞。

抗战舞蹈展现了烽火硝烟中的激烈战斗,描摹了根据地建设中的鲜活图景,在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定全民抗战必胜信念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扫码观看纪录片《舞蹈家吴晓邦》



| 阅 图

守护

■新开来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部官兵在喀喇昆仑高原巡逻时的场景。拍摄者以巧妙构图,将官兵与雪山、河流定格在同一画面。在漫长的巡逻路上,官兵用脚步丈量祖国边防线,用钢枪守护祖国大好河山。照片生动展现了边防官兵扎根高原、不畏艰苦的家国情怀。

(点评/李小龙)

从课堂到边关

■张婉

★ 为兵服务

长风掠过帕米尔高原,日光铺满天山南麓,一支实践教学小分队正翻山越岭奔赴边疆。今年是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边防行”战地磨炼实践教学活动开展的第13个年头。近年来,该学院师生始终坚守“为兵服务、为战育人”初心使命,走出课堂、深入基层,将强军文化舞台搭建在基层一线。

这支小分队一路向海拔边防点位挺进,辗转多个边防连队,与官兵同吃同住,将文化服务送到边关一线。小分队坚持“文化服务不留空白”,常常驱车数小时翻山越岭,只为到达某些偏远点位,为那里的官兵和义务护边员送上几首歌、几支舞。

他们用“兵演兵、兵唱兵、兵说兵”

的鲜活形式,深情讴歌边防官兵的铁血担当,将心中的感动和敬意化作动人的文艺作品。该学院戏剧专业教员杨婷婷的朗诵《妈妈的信》,深情诉说戍边战士的家国情怀。随着演出场次增多,杨婷婷也越演越投入。有一次,演出结束,一位女战士跑上台抱着她,哭着说:“妈妈,我的选择是对的。”在某边防连演出现场,官兵齐声喊出“妈妈辛苦了”,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对祖国的忠诚……

每次演出完,小分队都会为坚守岗位的炊事班、驻哨官兵单独献唱。不知是谁的提议,小分队买来了糖果。每次去“小、远、散”的点位演出,他们都会在握手时给战士们塞糖。队员们说:“看到同龄人选择戍守边关,除了送上最好的文艺作品,我们还想给予更多敬意……”

在某边防连,小分队队员们与驻地群众同台联欢。队员高映雪说:“以

前唱《军民团结一家亲》,我只注意把每个音唱准。这次‘边防行’,让我更加深刻理解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含义,再唱起这首歌时格外动情。”

小分队还跟随驻守官兵,踏上了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巡逻路,亲身体验戍边执勤的艰辛。站在界碑前,队员们深情朗诵去年“边防行”过程中创作的诗歌《留在帕米尔高原的家书》。队员们把这部作品带回到它的发源地再度吟诵,让不少官兵湿了眼眶。大家郑重地为界碑描红,庄严喊出“边防有我在,祖国请放心”的铿锵誓言。

在某边防连,队员们发现连歌的曲谱在印刷时没有词曲对位,多年来都是老班长唱成什么样,新兵就跟着唱成什么样。声乐专业教员宋征发现这个问题后迅速修正,重新打印出全新曲谱,组织教唱、校准定音;器乐专业教员张俊从录下伴奏交给连队。官兵学唱完

都说:感觉连歌更好听了。一堂简短的教歌课,让小分队探索出为兵服务的更多可能。

亲身体验官兵与风雪为伴、与寂寞为伍的戍边生活,队员们深受触动。有一位队员在演出手记中写道:“他们无言的坚守,是对我们心灵最深沉的叩问。”在演出之余,队员们与连队官兵座谈交流,倾听戍边英雄故事,了解基层文化需求,探讨教学对接实战的路径,交流媒体融合背景下战时文化工作的落地方法。

多年来,“边防行”小分队一路走、一路演,收获了官兵沉甸甸的信任,更让一茬茬队员坚定是为强军服务、为基层服务、为官兵服务的信念。每年“边防行”结束,都有队员在毕业时选择奔赴边疆基层;每年的实践磨炼也不断激发广大师生的创作灵感,让他们持续推出边防主题的艺术作品。

★ 走进博物馆

在河南博物院的展厅里,一件造型别致的青铜器常引得观众驻足。它通高16.5厘米,口径17厘米,连耳通宽24厘米,支座高6.3厘米,重2.15千克,圈足之下多出一个喇叭形支座,昂然挺立,酷似今日之奖杯。它就是柞伯簋,西周早期青铜盛食器,1993年出土于河南省平顶山市滎阳岭应国墓地242号墓。

奖杯般的外形虽格外引人注目,但真正让它名垂青史的,是内底部所铸的8行74字铭文。这些铭文详细记录了一场盛大的“大射礼”。

“隹(惟)八月辰(晨)才(在)庚申,王大射才(在)周。”铭文起笔,如同为这场盛事留下了一段“现场实录”。八月庚申这一天清晨,周王在都城镐京举行大射之礼。周王命南宫统领“王多士”,即周王宗室子弟中得爵之士;又命师酉父统领“小臣”,即周王近臣。两组选手分列两阵,依次登场,竞技的序幕就此拉开。随后,周王取出十块红铜作为奖品,郑重宣告:敬慎行射,射中者得。柞伯十次举弓,无一箭落空。“王则畀柞白(伯)赤金十反(钅),诞易(赐)祝见”——周王当场将十块红铜及乐器赐予柞伯。柞伯遂以此铸簋,永作祭祀先祖周公的宝器。

这便是大射礼。冷兵器时代,弓箭是战场上使用广泛的兵器之一。射为君子六艺之一,也是国家选士的重要标准。西周时代的学校兼具教育与军事双重职能,古代所谓“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射艺则是另一套专门功课。周制射艺有大射、宾射、燕射、乡射之分。周王主持的大射礼通常在秋季举行,是规格最高的射艺竞技。同时,周王也会通过大射礼对各级官员与贵族子弟进行射艺综合考察。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射义》载:“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意思是,射箭体现仁道。射箭必先端正自身,自身端正才可放箭;如果射不中,不去埋怨胜过自己的人,而应回头反省自身。射以观德。射箭一事,既考校技艺,也磨炼心性。

铭文短短数十字,讲了三层意思。一是规则明:周王先宣布奖品、申明“获则取”,再让选手上场,赏罚标准事先说清,胜负当场判定,事后不再更改。二是动作实:选手要做到“无废矢”,每一箭必须落在靶上才算数。一句“无废矢”,把评判的依据讲得简单明白。三是心态正:周王告诫选手“敬又贤”,敬重贤能,射中者取之。规则、动作、心态三件事合起来,讲的就是一个朴素的道理:考核、竞技要让人服气,靠的是实打实的成绩。

这个故事还有一段有趣的尾



河南博物院藏“柞伯簋”,记录数千年前的一场射艺竞技

■张瑞

铜簋载史 铭文传世



声。柞伯即文献中的柞国国君,是周公之子的后裔,封地在今河南延津一带。然而这件铸于柞国的铜簋,却在数百里外的应国墓地出土,与作器者无关——这是先秦贵族间通行的助葬之礼:贵族去世后,亲友以车马、器物相助丧葬。应国墓地242号墓的墓主人是无,“柞伯簋”是作为助丧之礼赠送到应国,最终随葬墓中。它长眠于滎阳岭下的应国墓地,直到上世纪末才重见天日,把这场3000多年前的射艺竞技讲给今人听。

当年的周王射圃早已无迹可寻,但那场竞技所依凭的东西——明确的规则、过硬的本领、端正的心态,却并未随时光远去,至今给人以启示。

上图:“柞伯簋”及部分铭文。

设计:许 硕

★ 七彩风

战术训练场

■孟康杰

一场风
吹绿战术训练场
灰色沙地
演奏着生命的交响

“卧倒”
“低姿匍匐准备”
班长说,贴近大地
要把自己想象成一粒麦种
把头深深扎进泥土
也把一颗虔诚的心
埋进湿润的季节

此刻,两名士兵卧倒在地
心跳是此消彼长
麦种破壳的声音

“前进”,班长发号施令
列兵匍匐前进
手脚协同攀爬
延展
忍住抽穗般的阵痛
让金属的雷鸣响彻身体

“爬起来”
“冲刺”
15米的距离
要像谦逊的麦穗迎风追赶
以向着胜利冲锋的姿势

班长暂停手中的秒表
士兵双手上的沙痕
是大地开出的花

★ 战士格言

训练敢啃难题,冲锋敢打头阵。
(李浩)

不计个人得失,只求任务万无一失。
(董正辉)

训练无捷径,打赢靠实干。
(张润博)

军容严在细节,作风硬在长久。
(杨印)

装备保障严一分,制胜底气多一层。
(周益坤)

技能练到极致,胜算握在手中。
(张登辉)